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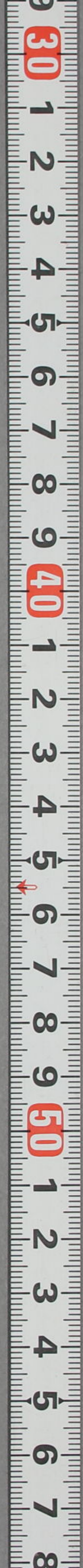


補義莊子因

獨見附標
全六冊

一

13
2214
1



信
2214
1-6

獨見附標

補義莊子因

神解

浪華書肆

前川文榮堂

增註莊子因序

信天忠軒
大正三年四月

之者人
國史啞然
謂解莊以不
解所謂得其
仁本無難解
之言所以吊
讀者不解
循其句中而
與不如遺教
也莊子則
不啻千仞
謂故其文
其物論為最

古今能文之士有不讀莊者乎。既讀有不贊其神奇工妙者乎。余竊謂讀莊者實未嘗讀得莊而贊之者亦未嘗贊得神奇工妙處也。何也。蓋凡讀書家必先識得字面而後能分得句讀。分得句讀而後能尋得段落。尋得段落而後能會得通篇大旨。及篇中眼目。所注精神所匯。此不易之法也。莊之為文。其字面有平易醇雅者。即有生割奇創者。其句讀有徑捷雋爽者。即有艱澁糾纏者。其段落有斬截疏明者。即有曼衍錯綜者。若不逐字訓詁。逐句辨定。逐段

次之大宗師
其餘出戰國
而說則淺
而知其廣也
而父則若莫
比皆淺陋不
言之意終曰
老子子曰而
白若辱盛德
實容其往也
其執中梯
其反也舍
讓王說劍
於列禦寇
而反曰吾
五樂先饒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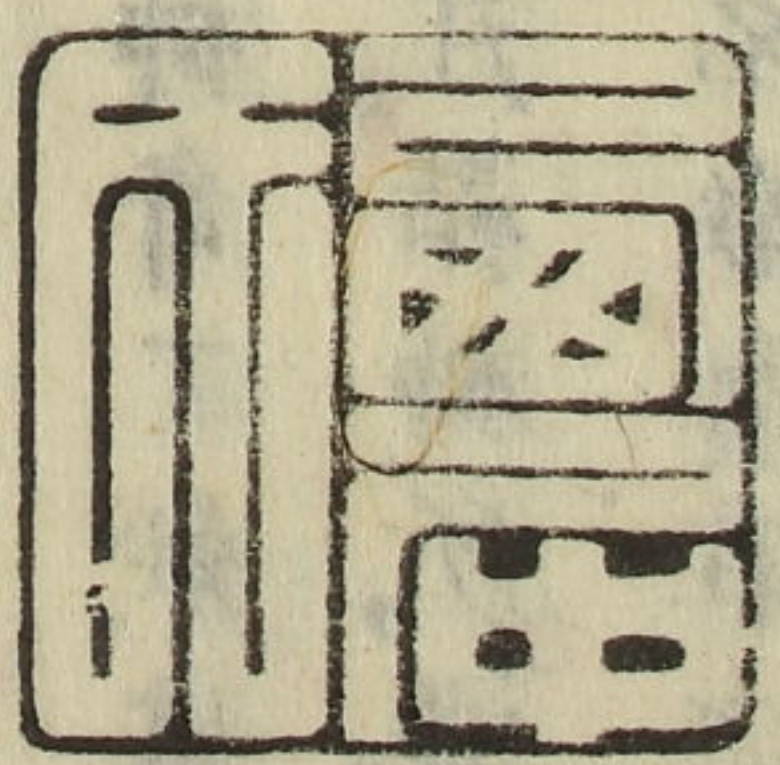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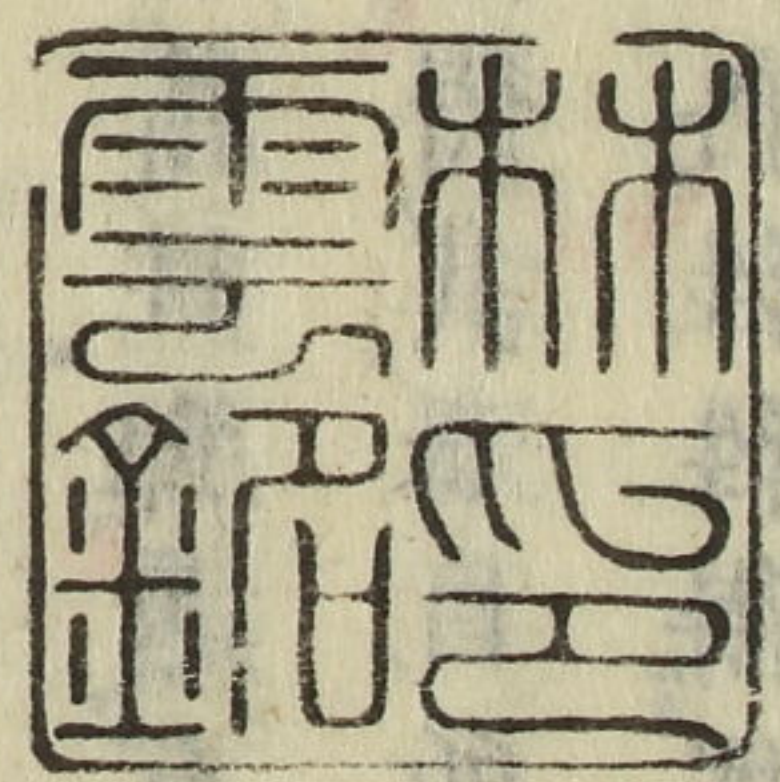
分析如前此註莊諸家解其可解而置其不可解甚至穿鑿附會顛倒支離與作者大旨風馬無涉凡篇中眼目所注精神所滙悉付之雲霧恹恹雖極口嘉贊無殊醉夢寤寐必不受也余註莊二十有七年矣鐫木之後分貺良友即攜歸里貯建溪別墅與二三方外畸人講究丹訣借為印證原不斬於問世寅甲閩變余家盡為逆氛毀奪所註經書藏稿十餘種同作劫灰而是書賴有銀板獨存懲羹吹齏不得不為無窮之慮與近註古文析義前後編並行於世今日遍及海內矣茲再加繙閱其中有鄙意所未

也莊子之言
其言余不可

盡者恐初學或費探索因竭四閱月玩味揣摩之力重開生面將內七篇逐段分析逐句辨定逐字訓詁誓不復留毫髮剩義而外篇雜篇雖屬內篇註脚遇有神奇工妙處亦必細加改訂分別圈點鈎截得其眼目所注精神所滙而後已至如質手擬莊擴入篇內往往得罪名教實莊之秕莠蟲賊必不可姑容者謹一一摘其紕繆從旁抹出鐫為定本以公同好昔朱晦菴大學章句成於五十九歲至七十一猶改註誠意章學以年進務求至當不易良工苦心千載如見余何敢妄擬古人但以數十年寢食於莊久

已稔其大旨，迄今論定，而段落字句之間，始無遺憾。因歎著述之難如此。海內讀莊者，開卷欣賞，如見其人，不至茫然射覆臆鉤，僅為世俗虛贊，當亦諒余今日之苦心也夫。

康熙戊辰季秋望日三山林雲銘西仲氏題於西湖畫舫



凡例 計五則

- 一 字面訓詁，應填於本句之下，然後再解本句之意。如本句既解，應合數句而總解者，必加一小圈別之。
- 一 每段必分疏本段大意，或加評語。凡遇小段，則加已上二字，遇全段，則加通段二字，俱加一小圈別之。
- 一 凡篇中綱領段中眼目，必旁加重圈。其埋伏照應處，旁加黑圈。其措意精深，摘詞工妙處，旁加密圈。
- 其轉折另提，或襯貼找足處，旁加密點。
- 其小住歇處，必加橫截。其大住歇處，必加曲截。原

凡按明清人各
性，有自批其
文者，皆甚美此
看，何例及每篇
總論亦然，今不
敢對公，然不可
不辨也。

本缺畧今悉補出庶學者開卷了然不煩探索
每篇後總論必先揭出本旨逐段啣接脫卸如換一篇
全章八股文字俱要還他渾渾成成一篇妙文不敢如
前此註莊諸家輒指東話西自逞機鋒將本旨盡行埋
沒却也具眼者諒必知之
一原本音註總彙一紙冠於編首今恐煩學者檢閱特改
列於本字之傍舉目即得甚為省力

西仲氏再識



莊子篇目

卷之一 內篇

逍遙遊 齊物論 養生主

卷之二 內篇

人間世 德充符 大宗師 應帝王

卷之三 外篇

駢拇 馬蹄 胠篋 在宥

天地 天道 天運

卷之四 外篇

刻意

繕性

秋水

至樂

達生

山木

田子方

知北遊

卷之五

雜篇

庚桑楚

徐無鬼

則陽

外物

卷之六

雜篇

寓言

讓王

盜跖

說劍

漁父

列禦寇

天下

莊子總論

三十三篇之中反覆數十萬言大旨不外明道德輕仁義
 一死生齊是非虛靜恬澹寂寞無爲而已矣篇之有內有
 外有雜皆出於世俗非當日著書本意內七篇是有題目
 之文爲莊子所手定者外篇雜篇各取篇首兩字名篇是
 無題目之文乃後人取莊子雜著而編次之者逍遙遊言
 人心多狃於小成而貴於大齊物論言人心多泥於已見
 而貴於虛養生主言人心多役於外應而貴於順人間世
 則入世之法德充符則出世之法大宗師則內而可聖應

帝王則外而可王。此內七篇分著之義也。然人心惟大，故能虛惟虛，故能順入世而後出世，內聖而後外王。此又內七篇相因之理也。若是而大旨已盡矣。外篇雜篇義各分屬而理亦互寄。如駢拇馬蹄，胫篋在宥，天地天道，皆因應帝王而及之。天運則因德充符而及之。秋水則因齊物論而及之。至樂田子方，知北遊則因大宗師而及之。惟逍遙遊之旨，則散見於諸篇之中。外篇之義如此。庚桑楚則德充符之旨，而大宗師應帝王之理寄焉。徐無鬼則逍遙遊之旨，而人間世應帝王、大宗師之理寄焉。則陽亦德充符

之旨，而齊物論、大宗師之理寄焉。外物則養生主之旨，而逍遙遊之理寄焉。寓言、列禦寇、總屬一篇，為全書收束。而內七篇之理均寄焉。雜篇之義如此。若刻意繕性，義有所屬而無味，讓王、盜跖、說劍、漁父，義無所屬而多疵。昔人謂為昧者，勦入非虛語也。天下一篇，則後人訂莊者所作。是全書之後序耳。然則或曰外，或曰雜，何也？當日訂莊之意，以文義易曉，一意單行者，列之於前，而名外，以詞意難解，衆意兼發者，置之於後，而名雜。故其錯綜無次如此。蘇子瞻謂分章各篇皆出於世俗，非莊子本意，猶信。

問誠所謂不可無一不可有一者世人乃以老莊作一
樣看過何也

一莊子另是一種學問當在了生死之原處見之其曰遊
于物之所不得道一句即薪盡火傳之說為全部關鍵
老子所謂長生久視則同而異也孔子所謂未知生焉
知死則異而同也

一莊子言逍遙言重闐心期乎大老子言儉言慈言齋心
期乎小是其工夫不同處老子言無名天地之始莊子
却言泰初有無無有無名則無名之上尚有所自始矣

春秋猶舊史周
未語也記也史
經一也然歷世
之久其傳難詳
列子所謂上世
之事若有若必
故後世聖人唯
識其大不能辨
其細不可辨而
不辨是聖人之
智而說者引孔
子論之本文所
無不可從矣大
抵註者欲孔莊
之同然孔子言
外內不相及是
不同則所以為
莊上說者察諸

是其立論不同處若云子夏之後流為田子方子方之
後流為莊周即謂莊子與孔子同而與老子異亦無不
可也

一莊子宗老而黜孔人莫不以為然但其言曰春秋經世
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辨何等推尊孔子若言其宗老
也則老聃死一段何又有遁天倍情之譏乎要知著書
之意是非固別有在難與尋章摘句者道也

一莊子只有三樣說話寓言者本無此人此事從空摹擬
出來重言者本非古人之事與言而以其事與言屬之

危言者。隨口而出。不論是非也。作者本如鏡花水月。種種幻相。若認為典實。加以褒譏。何啻說夢。

一莊子五十三篇。載在漢書藝文志。嚴君平作老子指歸。所引用者。多書中不載。如闕奕意脩危言遊息子胥等篇。世存其目。則此書為郭子任刪定無疑。但外雜兩集。尚有廣手。未經攢斥。世無明眼。以為相沿已久。不敢復道。然亦不可不辯也。

一莊子生於戰國。兵刑法術之家。徒亂人國。其所云絕聖。弄知。培斗。抗衡等語。皆本於憤世嫉邪之太甚。讀者不

以詞害意。可也。

一莊子詆訾孔子。世以為離經畔道。不知拘儒剽竊。乃離經畔道之尤者也。攷書中所載孔子。不過言其問業于老氏。子貢稱夫子無常師。是不足為詆訾者也。若盜跖。漁父。及其徒為之。所謂其父殺人報仇。其子必且行劫。亦已甚矣。

一莊子篇中。有一語。而包數義者。有反覆千餘言。而止發一意者。有正意少。而傍意多者。有因一言。而連類他及者。此俱可置勿論。惟先求其本旨。次觀其段落。又次尋

莊子因
其眼日照應之所在亦不難曉

一莊子有易解處有艱澁難解處有可作此解彼解處俱無足疑止玩上下文來路去路再味其立言之意便迎亦自解矣

一莊子學問是和盤打算法其議論亦用和盤打算法讀者須知有和盤打算法

一莊子學問有進一步法其議論亦每用進一步法讀者須知有進一步法

莊子肯近老氏人皆知之然其中或有類於儒書或有

類於禪教合二氏之長者方許讀此書

一莊子為解不一或以老解或以儒解或以禪解究竟牽強無當不如還以莊子解之

一莊子大肯說外死生輕仁義黜聰明詞若不殊而其每篇立意却又不一當于同處而求其異當於分處而求其合自有得於語言文字之外若草草讀過便是不曾讀

一莊子用字有與他書不同如怒而飛非喜怒之怒冷然善非善惡之善心乎德之和非和順之和此類甚多

當具別解

一莊子命意之深處須以淺讀之爲文之曲處須以直解之若一味說佞說妙只管附會入心性裏向去便成一部野狐禪矣今人蹈此病者什之八九須痛絕之

一莊子或取其文不求其理或詮其理不論其文其失一也須知有天地來止有此一種至理有天地來止有此一種至文絕不許前人開發一字後人摹倣一字至其文中之理理中之文知其解者且暮遇之也

一莊子似個絕不近情的人任他賢聖帝王矢口便罵眼

大如許又似個最近情的人世間里巷家室之常工技屠宰之末離合悲歡之態筆筆寫出心細如許

一莊子當隨字隨句讀之不隨字隨句讀之則無以見全書之變化又當將全書一氣讀之不將全書一氣讀之則不知隨字隨句之融洽

一莊子當以看地理之法讀之欲得正龍正穴於草蛇灰線蛛絲馬跡處尋求徒較量其山勢之大小無有是處莊子當以觀貝之法讀之正視之似白側視之似紫睨視之似綠究竟俱非本色纔有所見便以爲得其真無

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繡以入太廟當是之時雖欲為孤
豚豈可得乎子亟去無汚我我寧遊戲汚瀆之中自快無
為有國者所羈終身不仕以快吾志焉

十一雙鵬形大
椿天年木皆備
以喻之之心
大而其道遠
其道遠也
作用無不為大
然亦言小為之
對而無大矣
至於無已無
極矣如大鵬大
樞能居其六則
為道遠之用
矣

其學無不備也
其學無不備也
其學無不備也
其學無不備也
其學無不備也
其學無不備也
其學無不備也
其學無不備也
其學無不備也
其學無不備也

獨見曰鯤之大
作一層寫鵬之
大作而層寫其
曰標註舉獨見
最多幅隘不能
每條登存名後
無名者皆是也
王元沃曰莊子
同波我一小大
也同波我者不
得不存一小大
者不得不和所
以製有諸之名
也南冥有諸四
句欲合欲意
連詞斷鵬之大
至於此則可以
謂矣至矣以

莊子內卷之一

內篇逍遙遊第一



三山林雲銘西仲評述

北冥有魚其名為鯢鯢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
化而為鳥其名為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
怒而飛怒即怒鳴怒生之怒乃用力之意
其翼若垂天之雲
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
南冥者天池也
齊諧者志怪者也

北冥有魚其名為鯢鯢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
化而為鳥其名為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
怒而飛怒即怒鳴怒生之怒乃用力之意
其翼若垂天之雲
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
南冥者天池也
齊諧者志怪者也

逍遙遊

六月息。可憐見。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而翼所擊，搏扶搖而
 其道遙，生物之息起，被不過飲。得野馬塵埃，到
 上者九萬里。扶搖爾雅云：騰風也。去以六月息者也。六月息，仍主半
 蓋其任意道遙，去一息動經半年，則其為大年可知。三
 千里，言其遠。九萬里，言其高。六月息，言其久。見其一，大則
 無不大之意。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野馬，日
 曰：天地間有生之物，必有氣息。以相吹，凡遠而不可至極者，其
 也。生物造物也，息氣之翕，開往來也。三句寫出造物之妙。
 見氣至而動，使鵬得以施其擊搏之能，發明上文海運的
 道。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邪？其視下也亦
 若是則已矣。五句言天之下有許多容得道遙處，故鵬之
 自然無碍，諸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大舟也無力。覆杯
 解謬妄可笑。水於凶堂之上，則芥爲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
 本已矣。又如海本作若是而已。

矣。或曰：野馬，因均堂堂之凹處。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
 間浮氣龍樹大。垂天之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纔是而後乃今培風，
 士曰：日光著微塵風吹之野中。雲句。養作活字看，就背負青天而莫之天闕者，
 轉名之爲陽駭。方博之時言。將者猶未徑去，有遲回審顧之意。言不
 野馬，湯人見之。謂之流水，翻狀。扶搖而上者九萬里，之故連。調與鸞鳩笑之曰，
 名美云：摩利支。此云：陽炎在日。用而後乃今四字，奇幻尤絕。調與鸞鳩笑之曰，
 前行。曰：猶言。小鳩也。○笑人，倒是此。我決起而飛，捨榆枋，
 自駒過隙，師古。輩若鵬，必不輕易笑人。決起，不遺餘
 曰：白駒，日景也。而飛也，捨突也。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控，投也。而
 說見通雅。李卓吾曰：視下蒼然，是高却以視他願也。無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爲，
 上蒼二比之風。在下是高却又。外三餐而反，腹猶果然。適百里者，宿春糧。
 生二日。道遙遊。

先以水立喻無當蓋數適千里者三月聚糧人之出行猶計程儲糧如此
端三或曰小若不培風能免天闕之患乎○又設一喻取勢之蟲又何知見其小知不及大
知宰官小年象人非對語何准南于小八不及大人小知不及大知朝菌不知
晦朔此言明之有所不見也註朝菌朝生暮死之虫生水大如蠶蛾一名慈
母海南謂之虫邪此虫若仍用大年接了便味如嚼蠟下振轉彭祖句使人
于言外領其神可悲○已上言鵬所以能六月息之故皆申明諸言因行

歲為春八千歲為秋大年二○冥靈大椿各自為春秋則鵬自有鵬之春秋六月之息在鵬猶一瞬也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眾人匹之亦悲乎與之並也此世人之小知亦因其居短景與二蟲之見無異所以

以五百歲為春五百歲為秋大年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

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大芝也天陰生糞土見日則死蟪蛄不知春秋寒也春生夏死夏生秋死此小年也以小年僅成其為小知者楚之南有冥靈者龜

味或曰窮髮列子作終髮按此段亦所謂融成一片者而註於垂天之雲句作裁非是又曰淮古扶搖抄抱羊角而上註扶攀搖動抄抱了辰也按扶搖與羊角同是形容語後為風名尔焦弱侯曰禽經維上有又鵬上有赤二與大通赤作斥鴳是小雀也方齊之曰豈即鴉乎李曼書

文融成一片不可分析故諸湯之問棘也是已棘人名列子作夏革

解愈鑿愈支真千古恨事○立言本似荒唐欲以取信窮髮之北不毛有冥海者天故既引齊諧又徵之湯問也

池也上天池屬南冥此屬有魚焉其廣數千里濶未有知其條者長其名爲鯢上總言其大此分出濶長來且先言其形體然後點出魚名又其文之變

處有鳥焉其名爲鵬皆若泰山翼若垂天之雲上言一物魚是魚鳥是鳥又其變處列子湯問語止此○前引齊諧三句單証篇首徙於南冥一語未及於魚鳥之大故又引此以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羊角風之旋者絕雲氣負青天實之

然後圖南且適南冥也重述斥鴳笑之曰斥澤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

之功效不假一 焉作用也
或曰巨覽許由 辭曰嘯然集於 林不過一枝婦 已君平生隔際 小鳥也巢於也 偃息也歸終也 將休盤解
焦曰文賦鼠 一曰偃鼠沈註 君其休矣吾何 用天下為哉真 說已治你就不 會也與我無干 是跌進一層法 當也轉于五 厄而無當曰 聖人 無名

下治德盛而人自化即易所謂見龍在田而 而我猶尸之吾
自視缺然燭火光難浸 請致天下已上讓天 許由曰子治
天下天下既已治也 不待別求致治之人 而我猶代子吾將為名乎
致治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為賓乎有致治之實是 鷦鷯巢
於深林不過一枝餘枝用 偃鼠飲河不過滿腹餘流用不
二喻應歸休乎君休美名也 子無所用天下為找上鷦鷯
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以致祭喻治天
勞尸祝當為其逸然格神實藉尸祝隱隱見天下治已有
其實但不肯居其名耳二句找上猶代子句○此段引証
聖人 無名

以徑庭一說言 運路之跡中庭 偏正殊絕猶言 霄壤也曰然者 是然其狂而不 信故曰淮南瘖 者不言聾者不 聞豈獨形骸有 瘖聾哉心志亦 有之又曰太玄中 首是命天之氣 旁礴地之形又 賦旁礴群生封 禪書旁魄四塞 又画史鮮衣盤 礴陸註所謂我 無為民自治我 無欲而民自治

肩吾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往而不反吾
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使人驚 大有逕庭音頂 不近
人情焉斷其不 連叔曰其言謂何哉曰藐姑射之山有神
人居焉處 肌膚若冰雪形 淖約若處子能 不食五穀吸風
飲露飲 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行動○先寫出
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不用意天下而天下賴之
外者此一句最重 吾以是狂而不信也此無功之功出於人情之
○接輿言止此 吾以是狂而不信也狂以為妄也言其
連叔曰然信接輿 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聾者無以與
乎鐘鼓之聲豈唯形骸有聾盲哉夫知亦有之是其言也

道遙遊 五

我好靜而民自
正者或曰淮南
屋有炎洪水弥
靡於天下神無
虧缺於膏臆之
中矣若然者天
下之間猶飛羽
浮木也孰昔分
然以物為事
註分猶意念
之良又曰為一
世斷乎亂句諸
解不無此段俱
叙疑字陸註楚
舜事皆在陶鑄
之中或曰淮南
許由方回善卷
披衣得達其道

指瞽瞍四
猶時女也。時是也。謂是言乃汝之謂也。接輿言
破他狂而
不信句。本可信。奈不知者以不狂為狂耳。
孰敝敝焉。以天下為事。旁礪混同充塞。純以神用也。斷求
於治世。而世自受治。於神人。有莫知其然之妙者。神人無心
○解上文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之說。神人之
物莫之傷。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
自已先有勝物本領。疵癘所
不能加。水旱所不能害者。是其塵垢糝糠。猶將陶鑄堯
舜者也。孰肯以物為事。以其精治身。而出其粗迹。猶可理
豈言以物為事。將大本領。小用却也。其乘雲御龍。
遊乎四海之外者。以此。○此段引証神人無功。
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資貨也。章甫殷冠名。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

註四子堯時隱
士四子不用天
下則堯視天下
亦無用矣楊十
庵曰上文皆說
大此而段說用
大矣如笑之以
土之笑陸註甄
落猶鄭落沈註
平淺兒道雅史
記吳落吳典獲
通甄種而成五
石喻道之成道
大則不能用道
毀則不可用故
决裂而弄之或
曰韓子屈穀謂
田仲曰穀有軌

禮冠雖貴。無奈
之。有用不着之時。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在已之所
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四子舊作許由。齧缺王倪。被衣。汾水之陽。窅然
喪其天下焉。汾陽堯都也。窅然求然自失之意。既見四子
不着。猶越人視章甫耳。○此段
引証至人無已。諸解扭捏可笑。沈註格天堯之業皆付之於無用。亦猶之乎宋人
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之種。我樹之成。而實五石。
所容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也。堅重也。非一人之力。剖
多矣。以為瓠。則瓠落無所容。雖便於自舉。但瓠既大。剖而小
以盛。非不鳴。然大也。吾為其無用而拊之。擊碎也。剖與不
剖。俱無所用。莊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矣。宋人有善為不
留之何益。

堅如石厚無竅
 其可以盛也厚
 無竅不可剖以
 盛物如堅石不
 可剖以剖曰然
 穀將以去之今
 田仲無益入之
 固亦瓢之類也
 音均凍坻也今
 諺言託為蒼手
 方密之曰龜音
 均此附會戰字
 也向曰龜坻折
 也司馬曰坻如
 龜文則不必改
 音矣李卓吾曰
 恐世人疑此等

龜手之藥者世世以泝泝統為事龜坻也泝泝洗也統絮也冬月漂絮有藥故手
 不坻客聞之請買其方百金聚族而謀曰我世世為泝泝
 統不過數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請與之此拙於用大者客得之
 以說吳王越有難吳王使之將冬與越人水戰大敗越人
 冬月水戰手不泝泝裂地而封之此善於用大者能不龜手一也或以
 封或不免於泝泝統則所用之異也又能用不今子有
 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為大樽而浮乎江湖慮謀也以此為舟楫如大酒樽
 之形浮於江湖且其性不沉可以乘之而憂其瓠落無所
 容身既容矣更何所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蓬之心猶言茅塞以

李固萬世絕俗
 茫蕩無用故復
 設瓠樽二喻或
 曰中流失航一
 壺千金盡其瓠
 同司馬云腰舟
 得大道則可藉
 之道遙于域外

其不能慮而徒憂所以謂之拙於用大也○此段言得其
 用則大不得其用則小瓠空心之物暗喻居心故謂之有
 蓬之心也
 惠子謂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惡木名其大本擁腫而
 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音無立之塗匠者不
 顧雖便於伐亦今子之言大而無用眾所同去也同畔而
 莊子曰子獨不見狸狌乎屬狐身而伏以候赦者於
 之閑遊者伺而欲捕得之也見害於物雖今夫豫牛也其大若垂天之雲如頽雲之
 與篇首鵬翼有用何益此能為大矣而不能執鼠其技反不如狸狌
 所比不同

敖者即鼠也故
 下文說豫牛曰
 不能執鼠
 或曰淮南子之
 捕雉也必先身
 體亦耳以持其
 來也

此能為大矣而不能執鼠其技反不如狸狌
 以各有所長不必

明點道遙字

道遙遊三字是
莊子造端託始
之意一經說破
不過喪見甜一
着議論已落案
子裡因借鯉鵬

相為用也。今子有大樹患其無用。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即以無用之地置之。彷彿乎無為其側。道遙乎寢臥其下。即無用之。不夭斤斧。物無害者。匠者不顧。正無所可用。雖與身共之。安所困苦哉。却免狸狌機辟罔罟之害。吾言大而鼠相同。無用亦猶此矣。豈以象所同去為患哉。此段言小而有用。不若大而無用也。樹猶樹立。暗喻應世。故言物無害者。見無用正足以避害。得遂其逍遙之樂也。

逍遙徜徉自適之貌。遊即所謂心有天游是也。此三字是莊叟一生大本領。故以為內篇之冠。然欲此中游衍自在。必先有一段海濶天空之見。始不為心所拘。不為

翻空而入用公
以六月息句在
雲烟有無中略
影一筆管翻
跌筆二盤旋直
追至以遊無窮
向微逗遊字一
枝滿腹暗折到
逍遙乘雲御飛
因逍遙而明帶
出遊字自然表
天下所以得道
遙之故大樽浮
乎江湖所以有
道遙之具無用
之言意施已說
明喻意而此却
只就喻意還春

世所累居心應世無乎不宜矣。是惟大者方能遊也。通篇以大字作眼。借鵬為喻。意以鵬之圖南其為程遠矣。必資以九萬里之風。而遂以六月之息。蓋以鵬本大。非培風不能舉。况南冥又非一蹴可至者。人之他適計程贏糧亦猶是已。矧與鷲鳩輩何足知此。知有大小緣其年有大小。其不相及也固宜。獨不聞冥靈大椿自為春秋則鵬之自為春秋可知。是其六月息也在鵬不為久。又可知矣。彼彭祖者誠何足數。此鵬之所以為大如此也。雖然此非吾臆說也。又非諸私言也。湯之問棘亦嘗

趙勢點醒道通
二字前段如烟
兩迷萬龍交虎
躍後段如風清
月朗梧竹滿蹊
善讀者要須撿
開枝葉方見本
根千古奇文原
只是家常茶飯
也

及之矣。至如鵬之適而斥鷃之笑也。誠不異於二蟲所
云。此無他。小大故也。彼世之一得自喜者。何以殊此。乃
宋榮子進矣。以未樹而未大。列子又進矣。以有待而未
大。惟夫乘陰陽二氣之正。御六時消息之變。以遊於不
死之門。方可為大。即所謂至人神人聖人是也。於何徵
之。如許由之不為名也。此無名之一証也。藐姑射之不
為事也。此無功之一証也。堯之宵然喪天下也。此無已
之一証也。皆能用之以成其大也。然非致疑於大而無
用也。故不龜手之藥。得其用則大。不得其用則小。居心

者。視此矣。抑非必求其有用而始為大也。故狸狌繫牛
或以有用而致困。或以無用而免害。應世者視此矣。大
瓠也。大樹也。又一鵬也。何不可遂其逍遙遊哉。人惟求
其大而巳。篇中忽而叙事。忽而引証。忽而譬喻。忽而議
論。以為斷而非斷。以為續而非續。以為複而非複。只見
雲氣空濛。往返紙上。頃刻之間。頓成異觀。陸方壺云。統
中線引草裏蛇眠。請得之矣。

齊物論第二

歸有先曰欲存天下之物論必歸諸未始有物之先李卓吾曰篇內云被是莫得其耦今三似喪其耦便有意物忘我之意李表一曰喪耦我固在也喪我則并我無之矣呂吉甫曰嗒然之間知今隱几之不同則其觀力察矣蓋昔之隱几於物時也今之隱几遺物

齊物論第二

卷之二

內篇齊物論第二

時也陸註昔而此也劉須溪曰從天地間考其尤無根者曰風知風之所從起與其所從受則不存者存諸伯秀曰大塊郭氏謂無物成法師云造物又云天也按大塊載我地積塊皆為地也此似指天地間噫氣蓋是也李註獨不聞獨不見言地籟之作止汝所嘗聞見以其所嘗

南郭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緩吹嗒然似喪其耦嗒然相志顏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體不可使如死灰乎念不起今之隱几者非昔之隱几者也前人隱几無噓子綦曰偃不亦善乎而問之也今者吾喪我汝知之乎無我相故形槁木而無言心死灰而無知也解嗒然意汝聞人籟而未聞地籟汝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夫地籟有形而受天籟無形而生即下文風所從出由於氣喻人之有言由於知也又自解仰天而噓之意為下文發端子游曰敢問其方也類子綦曰夫大塊噫氣其名爲風噫氣是惟

莊子內

齊物論

光明洞達也。三與沾二同。脩飾邊幅也。陸註寐則魂與神交而為夢。覺則魂與形開而應。事沈註覺則目開意悟。唐荆川曰入是非字殺去。此與日消照。既正解弱于其。中不能使之他。往老洩猶舊血。或曰通雅姚興。淫通慈。靈高漢。昏愁服即惛服。乘出虛暢則有。而忽無。成茵。

構日以心闕。縵者遲留。窖者深藏。密者計較。小恐慄慄大恐。縵者驚懼。其發若機括直遂。其司是非故守勝本是一事但用。其留如不測。其殺如秋冬以言其日消也。其溺之既以心闕則神明且勞而消喪故。其初音。其厭也如緘以言其老洩也。近死之心莫使復陽也。
既以心闕則在內之閉藏若受緘膝束縛竟成一老洩之無水全不流動如速死之人無復有生機矣。此言心闕之害如此。文中字句新奇若喜怒哀樂慮嘆慮則預度未怪不與峯非樊籬中物也。姚佚姚火岸啟態應開心樂出虛變熱變則反覆不定姚佚姚火岸啟態應開心樂出虛姚佚縱逸。

構則無而忽有。樂音洛所願所生之故也。或曰德充符日夜相代乎前而知不能規乎其始者。楊慎曰此節從性情上認取真。幸猶象數之徒。天籟來沈註已。乎道之而不可。及談之而不可。及之意非我無。我下怒虛商也。沈註凡無朕兆。者必無可行之。迹與可信之理。今此真宰人人。

喻其乍作。蒸成茵。喻其條生。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以然。非彼無我。非我無所取。是亦近矣。而不知其所為使。非其動則我不能自生。但非我有以受之。則彼亦不能獨生。於我。是我與彼相因以生。此無窮之變態。非甚遠而難知也。究亦莫知其誰為使。然。使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朕字。取字。應上文使其自取。怒句。其所為使者。似有真宰存乎其中。特不能得其端倪。故不知耳。可行已信而不見其形。有情而無形。若真宰之所使。可行則行。已足信也。其所以不見其形者。實以真宰之有情而無形耳。安可得而見哉。當求得百骸九竅六藏。賅而存焉。吾誰與為親。以

有而可行人人
有而自信一舉
足一舉眼就在
面前終不見其
形蓋有情無形
萬之不可執之
不可主意豈孟
子從其大意章
相似揚慎曰此
許從形體上認
取真君即象
之天籟或曰就
君臣字交宰為
君林註手足耳
自互相為用足
時用手一時用
足陸註存焉亦
問辭真君與我

莊子因

卷之二

言

十二

不可見之情求之於身問其
最親厚者為誰。○第一層。汝皆說之乎。其有私焉。問人
所有數件。或皆可親而悅。無所分別乎。抑亦
有所極親於其間乎。焉。亦問詞。○第二層。如是皆有為
臣妾乎。問在我身中皆為服役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乎。其
遞相為君臣乎。乃均服役於我則不能相為統攝或
真君存焉。彼遞相君臣者畢竟役人而亦役於人若直君
也。真君即真宰。○層層。如求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損乎其
擊出。應上其誰耶三字。
真。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既知於真君求其情矣若求
而真不加損。蓋此真自我受形以來。本無喪失。與物相及
直待形盡而止。其與我相親相私相洽如此。
相廢其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終身役役而不

且暮不聞不以
求得而存不以
不得而無真君
於人本無益損
但悟之則聖迷
則凡耳直君與
我情厚不忍以
空我當置他於
安宅而今則不
或曰言我今受
天命而成大形
當不特區其真
以待天年之
耳田子方篇蓋
然其成形是也
按淮南公半哀
為人為虎二者
代謝各案其成

見其成功爾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可不哀耶人謂之不
死奚益其形化其心與之然可不謂大哀乎。人之生也固
若是苦乎。其我獨苦。而人亦有不苦者乎。真君之至重如
相逆相順。無有底止。一旦形盡。而此真亦銷滅。無存。誠可
愍也。何其昧昧若此。詎以人皆若此。而無有獨覺者乎。暗
伏下以明意。其行文雖似三疊。却是一氣。外篇所夫隨其
謂哀莫大於心死是也。○已上言物論不齊之害。
成心而師之。誰獨且無師乎。奚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
愚者與有焉。成心謂人心之所至便有成見在胸中牢不
相代非我。可破無知愚皆然知代向即上文以知日夜
無所取意。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若
心中無成見。則無是非矣。今日適越而昔至。
是惠子語。莊子引之。以見其必無是事也。是以無有為

莊子因

卷之一 齊物論

十三

形不死未死也。然歸之沈沈註成心天下篇客為其所欲言以自居方者也。臣馬當付之不知吾獨奈何知之而空肆其辨哉。索帶吹宗其所言當未定之時如敲音之淳朴是曲筆言思乎隱是喝起一筆言隱乎味華緣是勘實劉註題未定我以為是被以為非物論

有無有為有。雖有神禹且不能知。吾獨且奈何哉。禹歷九州之處。以無為有。禹尚不能。况其他乎。夫言非吹也。自隨其成心。句至此。言物論皆人心所造也。夫言非吹也。言者有言。謂言有言之理。與風吹之無心者。其所言者特未定也。果有言邪。其未嘗有言邪。其以為異於敲音。亦有辯乎。其無辯乎。但所言之是非。未有定屬。有言之理。與未嘗有言之理。總不足計。敲音鳥雛出外。而叫音無定也。言者何以異此。道惡乎隱而有真偽。言惡乎隱而有是非。道惡乎往而不存。言惡乎存而不可。音無不。可也。因何而有真偽是非之別乎。四語俱詰問。以起下文之意。道隱於小成。言隱於榮華。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小成謂安於一

此起然自達者。親之無其數音。言隱乎榮華。則小言詹之故。以明謂因被是非曉之沈註。物本大同無非。亦無非此。自被者。若物而論。則不能見物。而謂之異。同知者。超物而論。又何同。異之有在物。則無非亦無非。被所是在被。自是之時。不見而其心未嘗不自知也。因被

察以自姓。榮華謂粗於私說。以相誇。此道與言所以蔽也。儒墨之自是以相非者。非以此歟。自言非吹句至此。言是非本自無定。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則莫若以明。皆成心為之。明之是非。欲有定論。在用我無成心之法。物無非彼。物無非是。明而已。已上言物論有齊之之法。物無非彼。物無非是。自彼則不見。自知則知之。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是非各有彼我。欲以明者。必置身於是非之外。易地以觀。斯見彼出於是。則其為是亦因彼。而然耳。見字知字皆自上而明。彼是方生之說也。物方生方死。亦惠子語。莊子愚意齊物論一篇。全為惠子公孫龍等而發。蓋惠子輩以善辯著。各物論所以不齊也。故篇中多引其言。又指其事。雖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是因非。因非。因是。是非之說。即生死之說也。彼出於是者。於無是非之中。忽然而生。彼是。譬之

齊物論

古

以為是即彼放
所是若更引惠
子說蓋因撞于
敵破其說也王
註不由不由是
非之途也彼是
須尋出箇此非
的偶來方顯得
他的放是今却
無尋查也也只
索罷了是非而
忘豈非道樞從
道樞而得箇環
中的把柄以應
無窮則辨者亦
知是非之無窮
而掃除一切榮
華之言故曰莫

莊子因 卷之一
猶方生矣。乃有生則有死。循環無窮。是以聖人不由而照
是非之相因。若分別之。何處分別。是以聖人不由而照
之於天。亦因是也。天則也。因是因其各自為是。而不參之
以己見也。照字。根上明字來。天字。生下天均天倪等字。
此句最是肯綮。因是兩字。是齊物論本旨。通篇俱發此義。
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
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此言因是之實在以彼之是非。
是與無彼。彼是莫得其偶。謂之道樞。樞始得其環中。以應
之是也。無窮是亦一無窮。非亦一無窮也。故曰莫若以明。使彼是
無有偶對。而我常操。其是非之樞紐。以得其循環之用。不
落於邊際之偏。以順應是非之無窮。所謂以明者此已。
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馬喻馬

知因其是非而
明之此註人各
以在我者為是
在久者為非。以
我指比人指。則
人指誠非指也。
以入之非指。而
比我之指。則我
指亦非指也。曰
白馬指物。二論
載於篇末。請往
觀焉。陸註人曰
可因而可之人
曰不可因而不
可之此謂因是
華乘道可并因
而成之物有然
因而然之郭註

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天地一指也。萬物一
馬也。公孫龍子有白馬指物二篇。且謂白馬非馬。辯論雖
過一指一馬。道可乎。不可乎。不可乎。不可乎。道行之而成。物謂之
而然。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物固有所然。
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大地萬物。不過指馬。既
可。然不然。隨物皆。故為是舉。建與搖。厲與西施。恢悅悖怪。
道通為一。也。凡物之不同。在道則無不通。如此。其分也。
成也。其成也毀也。凡物無成與毀。復通為一。破碎曰分。圓
曰毀。凡物之成毀相因。平陂。唯達者知通為一。為是不用。
往復之理。無不可通如此。

齊物論

東方朔曰以建撞鐘連極舉大小耳李註適至也至於得則不惟非者息是者亦息故曰幾矣已二字旋不用生來壹一偏也為者自以為壹不知跳不出這個圈套也沈註今之辨者勞神極慮以為一而不知其本一也視雲者者其真慢世之尤者彼欲朝朝暮暮

而寓諸庸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適得而幾矣。因是已已而不知其然。謂之道。不用已。是也。庸者。因人之是也。蓋無物不可無物。不然庸象之中。不必自用。而愈有以得其用。而通通而得。有不知然而然。此因是之道。已已無所不也。勞神明為壹。而不知其同也。謂之朝三。何謂朝三。曰。狙公賦芋。曰。朝三而暮四。眾狙皆怒。曰。然則朝四而暮三。眾狙皆悅。名實未虧。而喜怒為用。亦因是也。壹執滯也。狙食狙。朝三暮四。與朝四暮三。於芋之本數。原未嘗加損。使不因狙怒而改命之。則狙之怒終不可解矣。此亦因是之道。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鈞。是之謂兩行。和調也。聖人知其如此。故和之以是非。而止乎天然之則。自無不均。可通為一。故兩行而無分別也。○自以指喻指至此。言

三則朝三暮四。被必不喜。聖人和之以是非。即用此法。而亦一無窮也。

陸註。自是非生。而道於是乎虧矣。道虧則人心不復。知有自然之真。作好作惡。各成其自愛。自好之私。故曰道之所由虧。愛之所由成。朱註。故猶跡也。

道本無不通。無容執滯。所以發明。因是之故。照之以天者。心之所及。休乎天鈞者。道之所歸。物論之所以貴齊如此。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為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不可以加矣。知道者。必通於未始有物之先。方為道知。止其所不知者。其次以為有物矣。而未始有對也。對謂是也。○第一層。其次以為有對焉。而未始有是非也。○第二層。俗本為封費。其次以為有對焉。而未始有是非也。○第三層。非之彰也。道之所以虧也。有是與非。則道為既散之。所以虧愛之所以成。愛即下面好字之義。猶果且有成與虧乎哉。果且無成與虧乎哉。成虧相因於有物之後。以未始有物觀之。皆無成與虧矣。有成與虧。故昭氏之鼓琴也。無成與虧。故昭氏之不鼓琴也。

焦註明誇示也
陸註以文之文
恐父字誤
沈註若四子者
而可以謂之成
則我之無成亦
可謂之成矣若
四子不可謂之
成則知成與我
均無成也成虧
之不辨如此是
故聖人不務分
別之明玄同混
存不自用而唯
取其適用言轉
變不測而光輝
閃爍非聖人不

也。昭氏鼓琴成於先而虧於後。是成虧之無定如此。昭文之鼓琴也。師曠之枝策也。枝。拄策杖。節音之具也。惠子之據梧也。以梧為几。據而高談也。三子之知幾乎。皆其盛者也。故載之末年。昭文之鼓琴與師曠之枝策。以其知近精。故為終身篤好。載從事也。唯其好之也。以異。○三句雖平想。語意却重。惠子一邊。於彼。句其好之也。欲以明之彼。句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堅白之昧終。○惠子之所好獨為。故欲明之獨切。不知非所。而其子又以文之綸緒終身無成。○惠子既終而其子又將堅。竟無所得。○諸解以文之綸緒指昭文說。語意割裂支離。若是而可謂成乎。雖我亦成也。若是而不可謂成乎。物與我無成也。○以惠子之事觀之。則物與我本無所

能也。聖人之辨才如此。尚且用不著。而寓諸庸。况不及聖人者乎。則非所明而明之者。可以喻矣。宋註圖志欲也。類與不類均不離乎言。陸註有始無始。等以氣而言。有無等以形而言。○曰此章淮南。秋之詳矣。文長不載。沈註未知其有。果安在其無果。

謂成是故消疑之耀。聖人之所圖也。為是。不用而寓諸庸。如此。謂成。是故消疑之耀。聖人之所圖也。為是。不用而寓諸庸。此之謂以明。故滑亂疑惑之中。而明出焉。此聖人之所尚。至此。承上道通為一句。因推原乎道之極。無所謂是非成虧之數。以見其不得不因是也。物論雖欲不齊。亦不可得。今且有言於此。不知其與是類乎。其與是不類乎。類與不類相與為類。則與彼無以異矣。雖然。請嘗言之。○上面言無已。悉然而無是非之言。即為有言。亦未知此言果類於是。否也。但任其類者。以為類。不類者。以為不類。則我之言自與彼全矣。請言其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有無是非之言。可乎。夫未始有始也者。有有也者。有無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若言無是非之源。愈進而愈深。直至於無無。方成極致矣。

安在也終歸于
未始有夫未始
有無而已謂
指也舉其名迹
雖復繁然竟其
屬宿無分別
吾亦無謂之謂
不言之言既性
足為大無餘為
小也沈註以有
形為大則秋毫
大矣以有限為
小則泰山小矣
以有生為壽則
殤子壽矣以喪
生為夭則彭祖
夭矣一上原著
不得言謂之即

莊子內
卷之
周子大極圖說個無極儒者以為千古未發
之秘不知無極之上尚有無無宋儒未曾道得
矣而未知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若忽從無無之中說個
是無了則未知此有無果孰為有今我則已有謂矣而未
平孰為無乎有無本無處安着也
知吾所謂之其果有謂乎其果無謂乎今我既有無是非
是非之一言矣亦未知此一言為有說乎天下莫大於秋
毫之末而大山為小莫壽乎殤子而彭祖為天天地與我
並生而萬物與我為一為幻相只見有我便有天地是天
地與我並生自天地之視我與視萬物原無兩樣既已為
是萬物與我為一矣此數語是齊物論本義
一矣且得有言乎既已謂之一矣且得無言乎既為一矣
則無容有

言也既謂之一
則算不得齊
也與上神禹照
李卓吾曰吾意
以至一足以齊
衆數矣而不意
一也一原不得
有言無適則因
平一而已
或曰淮南作自
無適適也而有
作則字講陸注
只為立箇是字
便有釋象入德
時俗之所謂德
也陸註論是統

言於其間但謂之一
一與言為一
一與一為一
自此以往
巧歷不能得
三而况自有適有乎無適焉因是已
其從此適彼故也若欲無適則所謂因是而已
有言至此以無是非之言即為有言不如併此一
待我出言以齊之矣夫道未始有對言未始有常為是而
有眡也夫道無往而不存故未始有對言無存而不可故
也請言其眡有左有右左與右相對而相反有倫有義在物曰倫有
分有辯族則有分有競有爭對辯曰爭此之謂八德六合
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春秋經世

莊子內

齊物論

七

論道理則此
校長短辨則及
此反變通篇大
旨俱在論而不
言而不辨而
句道昭而不道
言既明則不道
也下四句一創
解大辨不言是
主或曰孔融傳
贊註因即列字
五者指昭辨常
青仗而言友道
也言此五者深
錄而居為道同
字淮南作并可
證也沈註不言
之言不道之道

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春秋立大經以爲世道之計。此即先王之志也。其中有是非。
聖人有微詞焉。未嘗反覆稱引以示入也。故分也者有
莊叟可謂尊孔之至。書中敗聖處皆非本意。故分也者有
不分也。辯也者有不辯也。曰何也。聖人懷之。衆人辯之以
相示也。故曰辯也者。有不見也。聖人知有言。即以起爭。故有不辯之條者。遠矣。此段又從上段有言之意透下。見得聖人雖有言。仍不起是非之意。看他雙收道言二字。夫大道不稱大辯。應上雙起。針線極密。此率然首尾也。
不言大仁不仁。大廉不嗾。大勇不伎。道昭而不道。言辯而
不及。仁常而不成。廉清而不信。勇伎而不成。五者因而幾
向方矣。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夫聖人有言不起是非。是

最有所不言不
道而天下之理
畢苞於其中。雖
若有所不知而
以其不知含天
下之知。正是太
光明藏。不滿不
竭。正解天府此
段。應無益損其
真。故或曰淮南
大道無形。大仁
無親。大辨無聲。
大廉不嗾。大勇
不伎。五者無非
而幾於方矣。不
言之辨。不道之
道。若或通焉。謂
之天府。取焉不

辯方爲大言。即如大仁大廉大勇亦皆不存其迹。若但不
道不及不成不信不威。五者尚有迹存。雖似圓虛漸落。邊
際非上乘也。故知必止其所不知。方爲至矣。不知則在末
始。有物者矣。應上古之人。其知有所至。句。通篇結穴在
此。惟止於所不知。所以孰知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若有能
無言。真齊物論妙訣。
知此之謂天府。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而不知其所由
來。此之謂葆光。如知止其所不知者。奈何。即此不言不道。應無窮。自然注不滿。酌不竭。而不知其所由來也。此葆藏其
光明。亦猶聖人滑稽之耀而已。知其不知。豈非至哉。○篇
中段段散行。卷舒收縱。至此忽將。知不知分。故昔者堯問
二對。總收。意雖透。而詞實對。是散中取整法。
於舜曰。我欲伐宗。膾胥敖。南面而不釋然。其故何也。宗一
一國。胥敖一國。不釋然者。存於胸中而不能解也。
舜曰。夫三子者。猶存乎蓬艾之

莊子
齊物論

損酌焉不竭莫
知其所以出是
謂培光二者
資糧万物者也
註瑤玲也謂和
氣之見者深也
沈註無遠述幽
深附之自若此
聖人之所以弘
至德此葆光之
論也

間。蓬艾之間。言其存國於卑。若不釋然何哉。昔者十日並

出。萬物皆照。之於天相呼應。而况德之進乎。日者乎。夫葆

德之所由成。積厚流光。自然無物不照。區區是非。總不足

入其胸次。舜之告堯。是已。今日之喪我。亦欲知止其所不

知。以渾同是非之言。物論之齊。非以此哉。或曰。一箇之日。猶能照十。言其無所不照也。

齧缺問乎王倪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各有所自是也。曰。

吾惡乎知之。子知子之所不知邪。曰。吾惡乎知之。然則物

無知邪。曰。吾惡乎知之。同。文情奇幻。雖然。嘗試言之。庸

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邪。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

邪。二語是此篇之眼。蓋知則落邊見。所以為不知。且吾嘗試

安註。漢景帝詔
或地饒廣鴈州

莽趙充國奏今
屬太美地也

或曰通雅編祖
獼猴之語也升

菴言獼猴以林
為雌即獼但

又曰坎音桂歐
驟也方密之曰

鳥祖傳句夫即
句箇足證通音

又曰淮南繫然
殺亂其知是

非者也

問乎汝。民淫寢則腰疾偏死。鱮然乎哉。木處則惴慄恟懼。

後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處。民食芻豢。麋鹿食薦。草也。螂

蛆甘帶。也帶蛇也。鳴鴉嗜鼠。四者孰知正味。獼猴但以為

雌。麋與鹿交。鱧與魚游。毛嬙麗姬。人之所羨也。魚見之深

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驟。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

自我觀之。仁義之端。是非之塗。樊然殽亂。吾惡能知其辯。

此個不知。齧缺曰。子不知利害。則至人固不知利害乎。王

倪曰。至人神矣。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沍而不能寒。疾雷

破山。風振海。而不能驚。若然者。乘雲氣。騎日月。而遊乎四

海之外。死生無變於已。而况利害之端乎。上所言正處正味正色皆利害

之端。至人不但利害。連生死亦不知。所以為不知之極致。

瞿鵠子問乎長梧子曰。吾聞諸夫子。夫子孔子也。聖人不從事

於務。不以世故為事也。不就利。不違害。不喜求。無求於世也。不

緣道。無心依道而行也。無謂有謂。未嘗不言也。有謂無謂。未嘗有言也。而遊

乎塵垢之外。此句承上六句。與不從事於務句相應。夫子以為孟浪之言。孟浪

不着實也。而我以為妙道之行也。吾子以為奚若。長梧子曰。是

黃帝之所聽也。幾猶惑也。言此道難知。而丘也何足以

知之。且汝亦太早計。見卵而求時夜。見彈而求鴉炙。言汝此時

黃帝聽之而猶惑也。

即黃帝聽之而猶惑也。

即黃帝聽之而猶惑也。

即黃帝聽之而猶惑也。

即黃帝聽之而猶惑也。

即黃帝聽之而猶惑也。

即黃帝聽之而猶惑也。

即黃帝聽之而猶惑也。

即黃帝聽之而猶惑也。

即黃帝聽之而猶惑也。

即黃帝聽之而猶惑也。

即黃帝聽之而猶惑也。

即黃帝聽之而猶惑也。

即黃帝聽之而猶惑也。

即黃帝聽之而猶惑也。

即黃帝聽之而猶惑也。

即黃帝聽之而猶惑也。

即黃帝聽之而猶惑也。

即黃帝聽之而猶惑也。

朱註無謂有謂。不言之言。或曰孟浪。古本作孟浪。與放浪通。又曰淮南見卵而求晨夜。見蟹而求成布。其理哉亦不病。暮

又曰。鵬野于宇。天地而能遊者。謂之還名。註旁。日月挾宇宙也。常往實際。而逐於名。狀不幾幸於務。狀不就利違害。喜求。雖無心却是聖人之功。人迹。或曰。子惠乎以。或不與上文接。或有脫文。

此時

身分尚早。未得到彼地。吾嘗為汝妄言之。汝以妄聽之。

則為孟浪。故以妄言之。聽之。則為早計。故以奚旁日月挾

妄聽之。已上先答他夫子以為孟浪。二句。奚旁日月挾

宇宙。旁日月挾宇宙。即上文不從事於務而遊乎塵

脗合。置其滑滑。不求辯論之明。則庶幾矣。諸解無謂。以

隸相尊。眾人役役。聖人愚也。故有分別。高下。如官之相轉

役役而徒勞也。聖人則不然。惟參萬歲而一成純。雖萬歲

若愚也。無知而已。諸解無謂。頂上。不就利。四句。生。下。生死夢覺。段。諸解無謂。此句

盡然而以是相蘊。言積然於萬物。而萬物盡然。則是非不

我與若辯。一段。言萬歲則無不齊之時。了。惡乎知說生之

言萬物則無不齊之事矣。諸解無謂。齊物論

莊子內

齊物論

弱喪謂自勿出
家不知有家也
沈註或夢樂而
其占悲或夢悲
而其占樂覺寐
之辨不同如此
而愚者自以爲
覺此知君此牧
之貴賤而不知
君與牧之時爲
貴賤者也不亦
固哉子謂汝夢
是夢中占夢也
君乎牧乎用列
子尹氏之僕登
爲僕夢爲君事

非惑邪乎惡乎知惡死之非弱喪而不知歸者邪弱喪幼
麗之姬艾封人之子也晉國之始得之也涕泣沾襟年失路
及其至於王所與王同管牀食芻豢而後悔其泣也予惡
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蘄生乎夢飲酒者且而哭泣夢
哭泣者且而田獵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夢之中又占其
夢焉覺而後知其夢也且有覺而後知此大夢也而愚
者自以爲覺竊竊然知之君乎牧乎君乎牧乎分貴分賤
文以隸相固哉丘也與汝皆夢也予謂汝夢亦夢也此即上
尊之意再
句方全是文家深一層
法莊文中此法甚多
是其言也其名爲弔詭萬世之後着此

沈註我與若既
昧然矣而使人
正之則人亦受
我與若之昧以
暗傳暗終無明

而遇大聖知其解者是且暮遇之也弔詭至怪也萬世
知其解之少也已根參萬歲而之遇若日暮然言
一或純句痛發不就利四字實義既使我與若辯矣若
勝我我不若勝若果是也我果非也邪我勝若若不我勝
我果是也而果非也邪彼此勝其或是也其或非也邪無定在
節其俱是也其俱非也邪可以我與若不能相知也則人
固受其黷闇音啖得明吾誰使正之從中使同乎若者正之
既與若同矣惡能正之必仍是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
我矣惡能正之必使異乎我與若者正之既異乎我
與若矣惡能正之必別是使同乎我與若者正之既

莊子

齊物論

三

在存上收煞却
冷轉一語翻反
疑前語烟曰開
與相蝶必有分
矣不知者以為
尚生分別知者
以為人牛俱失
之机也正言若
反
化則無不存矣
存物論是言物
之不能存不可
存不當存不必
存先將入籍地
籍陪出天籍已
影隨天然生就
不能存的樣子
落到天籍用不

知其所以使三
何得有存不存都
提在空中蕩漾
折到無損益乎
其真見得不當
存之故又一路
騰挪有之之害
順勢拋世聖人
不由而照之於
天句便不當存
不必存之故如
旋波乍起愈轉
愈深連用兩個
不用而寓諸庸
使不能存不可
存不必存了當
存之也激蕩浪花
墨審點商林滴

莊子內

卷之一

三

蝴蝶則必有分矣。明明是個兩物。夢此之謂物。
化。如雀化蛤。雉化蜃之類。故外篇云。其死也物化。言人之
死亦猶物之化。不相知也。以夢覺驗之。則其理躍然矣。
○此段言天倪自動。或兩物而歸一物。或一物又
疑兩物俱成幻相。見物論本齊。相待相疑。俱非也。
明道之言各有是非。是謂物論。物論之不齊。皆起於各
自為我之心。然有心則有知。有知反以傷其心。而究無
損益乎道之數。徒增紛紜耳。故欲齊物論。必須善用其
知。善用其知者。止其所不知者也。通篇以知不知作線。
曰芒曰昧為無知。曰明曰照為善用其知。曰滑疑之耀
曰葆光為止其所不知。止其所不知將奈何。所謂因是

也。南郭子綦之喪我也盡之矣。以為人心之有是非。本
是無中生有。猶風之吹萬不同。忽成無數變態。誰為為
之。是地籟也。實天籟矣。人心由知而有言。無論大小。皆
其自造。千頭萬緒。乍起乍滅。自所謂真君者。亦不知取
其寃。至勞神明以終身。俾心與形俱盡。而不已何也。以
其有成心也。夫言等之轂音之過耳。原無有真偽是非
於其間也。乃有所蔽。以生儒墨彼此紛無定見。是未嘗
善用其知。即物之彼是易地以相觀耳。惟因是而照之
於天。以虛相應。無窮期也。是豈故為強合哉。蓋道原通

莊子內

齊物論

三

然後拖出論而不說句明點論字餘縝繞出不存之益斐然淆亂見至人未嘗置喙大覺難遇見我生何用自勞然則不存則人皆放下不存之則人皆分不關不如何之一事若與不存者君自認

爲一高下美惡常怪成毀所不得與焉者也達者知之勞神明爲壹者不知也此聖人照之於天亦欲止乎天則之自合所以善用其知矣夫知以何者爲至哉古之人必置其知於未始有物之先其有物者次焉有對者又次焉以其漸及於是非也是非用則未免有成虧之弊然而非偏竟不足爲成虧之據不但道之本通爲一即用道者究亦無或不也聖人所以於滑亂疑惑之中而有其明豈非置是非於不用之故哉夫無是非則無言矣乃吾試思之即此無是非之言亦未始非言

也斯言是歟則與是類斯言非歟則與非類前以人之言欲易地以相觀者此以我之言亦不妨易地以並處矣顧無是非之言何言哉必遡於無言之始矣尤有進焉必遡於無無言之始矣尤有進焉大小壽夭天地萬物無不爲一然一即爲言由此相適於無已是欲齊是非者反以增是非矣故不如前所謂因是已者併此無是非之一言亦可省也夫不論不議不辯聖人於有言之時即存無言之用亦恐生八德之眚耳然猶有言之迹者存也大道大辯則不然雖不道不及不爲已甚亦

難語於圓虛。古之人。知之所以爲至者。亦惟止其所不知者矣。於所不知者。而能知。則天府也。所以得環中以應無窮者也。於所知而歸之於不知。則葆光也。所以圖滑疑之耀者也。舜之告堯。亦不過此。他如利害死生付之不知也。則王倪之告齧缺也。君牧人我。不能相知也。則長梧之告瞿鵲也。至於形影相待。而不知所以然。夢覺相疑。而不知所以分。則知之止於不知。漸入化境矣。尚何不齊之物論哉。文之意中出意。言外立言。層層相生。段段回顧。倏而羊腸鳥道。倏而叠嶂重巒。世儒見之。

每不得其肯綮。輒廢閣不敢復道。此猶可恕。乃敢率臆曲解。割裂支離。俾千古奇文。埋沒塵土。嗚呼。莊叟當日下筆。落想時。原不許此輩輕易讀得也。又何怪焉。

公孫龍子

白馬論

白馬非馬。可乎。白可。曰。何哉。曰。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命色者非命形也。故曰。白馬非馬。曰。有白馬不可謂

莊叟指馬之說。或曰。出公孫龍。或曰。否。諸說紛然。各言其所。欲言也。夢之學者。當循其本耳。姑按一論而附之。秦與云。

無馬也。不可謂無馬者。非馬也。有白馬為有馬。白馬之非馬
何也。曰。求馬。黃黑馬皆可致。求白馬。黃黑馬不可致。使白馬
乃馬也。是所求一也。所求一者。白者不異馬也。所求不異如
黃黑馬。有可有不可。何也。可與不可。其相非明。故黃黑馬一
也。而可以應有馬。而不可以應有白馬。是白馬之非馬審矣。
曰。以馬之有色為非馬。天下非有無色之馬也。天下無馬可
乎。曰。馬固有色。故有白馬。使馬無色。有馬如已耳。安取白馬
故白者非馬也。白馬者。馬與白也。馬與白非馬也。故曰。白馬
非馬也。曰。馬未與白為馬。白未與馬為白。合馬與白復名白
馬。是相與以不相與為名。未可。故曰。白馬非馬。未可。曰。以有
白馬為非馬。謂有馬為有黃馬可乎。曰。未可。曰。以有馬為異
黃馬。是異黃馬於馬也。異黃馬於馬。是以黃馬為非馬。以黃

馬為非馬。而以白馬為有馬。此飛者入池。而棺槨異處。此天
下之悖言亂辭也。曰。有白馬不可謂無馬者。離白之謂也。不
離者。有白馬不可謂有馬也。故所以為有馬者。獨以馬為有
馬耳。非有白馬為有馬。故其為有馬也。不可以謂馬也。曰。
白者不定所白。忘之而可也。白馬者。言白定所白也。定所白
者。非白也。馬者無去。取於色。故黃黑馬皆所以應。白馬者有
去。取於色。黃黑馬所以色去。故唯白馬獨可以應。耳無去者
非有去也。故曰。白馬非馬。

指物論

物莫非指。而指非指。天下無指。物無可以謂物。非指者。天下
而物可謂指乎。指也者。天下之所無也。物也者。天下之所有
也。以天下之所有為天下之所無。未可。天下無指。而物不可

養生主第三
林疑曰夫真
性裂而有善惡
刑唯順性命之
情而不損不加
于方物混同而
無善無惡則刑
名之所不能及
也天下所以有
善名因不及者
所以有惡名因
過之者生或輕
生趨死以要一
時之名或貪生
逐利以陷中道
之名近刑之善惡

謂指也。不可謂指者非指也。非指者物莫非指也。天下無指而物不可謂指者非有非指也。非有非指者物莫非指也。物莫非指者而指非指也。天下無指者無於物之各有名不為指也。不為指而謂之指是兼不為指以有不為指之無不為指未可。且指者天下之所兼。天下無指者物不可謂無指也。不可謂無指者非有非指也。非有非指者物莫非指。非指也。指與物非指也。使人下無物指。誰經謂非指。天下無物誰經謂指。天下有指無物指。誰經謂非指。誰經謂無物非指。且夫指固自為非指。奚待於物而乃與為指。

非順性命之情
而本其已善者
第鹿門曰下已
字粘上已字已
知其為死而又
用其心思不已
終于殆而已
或曰督解正中
是管子為善
乎母提一為不
善善將陷乎刑
善不善取信而
止矣若左若右
正中而已矣縣
平日月無已也
生天所付之理
年人所得之分
其死一也

內篇養生主第三

吾生也有涯。而無涯。應事之識所以運。以有涯。隨無涯。殆已。隨逐也。此已而為知者殆而已矣。此句言其已如此。而役役為知。惟有危而已。為善無近名。或輕生趨矣。尚何益哉。已上言不養之害。緣督以為經。緣循也。衣背當名為惡。無近刑。或貪生逐利。緣督以為經。中之縫。謂之督。喻凡事皆有自然之理解。如下文所謂有間是也。經常也。循此以為應物之常。不必復隨無涯以為知矣。時解上下文俱說可以保身。指身體。可以全生。指知覺。可以養親。吾主所當為。可以盡年。指壽大言。四句皆所以免於之。大者。始者。已上言養生主之法。庖丁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

或曰淮南屠牛
吐一割解九牛
而刀以刺毛庖
下用刀十九年
而刀如新到研
何則游乎衆虛
之間高深注庖
下存屠伯也呂
氏春秋宋之庖
下好解牛所見
無非死牛者三
年而不見生牛
用刀十九年刀
若新到研順其
理誠乎牛也
或曰官知之知

所踣以一足跪而抵音翁若然嚮然音翁相離聲音翁奏刀騞然音翁騞然音翁莫
不中音樂音三合於桑林之舞湯之樂也手足乃中經
首之會經首成池樂音會音之聚也文惠君曰謔善哉技
蓋至此乎庖丁釋刀對曰解牛已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
技矣出乎技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有全三年
之後未嘗見全牛也見牛只見其理解解如體之方今之時
言現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
官謂手足耳目之官知止者遇有齟齬知當住刀音批大郤
而神自欲行循乎牛之理解解有天然之縫接處也批大郤
也導大窾音因其固然所以為技經肯綮之未嘗音結

諸註去聲謂司
祭之官祭而不
用

土本地土之物
如土委地猶行
所無事之意

也而况大軀乎音大肯也言我之技未嘗在牛骨
肉上經過所以為是道非技
刀割也技嘗經疾庖月更刀折也技嘗經今臣之刀十九
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彼節者有間而
刀刃者無厚以無厚人有間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
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原無待於雖然每至
於族音錯處音吾見其難為非可怵然為戒音視為止音行
為遲音動刀甚微音謦然已解如土委地音斷之聲不
用力其不知提刀而立為之四顧為之躊躇音若無滿志善
刀而藏之音拂拭盪摩其刀藏為後用也層層言所好之
道在於養刀不但以聲容合樂為長技也

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借文惠君之口發
矣緣督以為經之義敘事處喻應物之善所云天理
固然有間等語皆喻物有自然理解無難處之事也
公文軒見左師而驚右師官名先為是官曰是何人也惡
乎介也介特也特足天與其人與計其生來便是獨足乎
乎介也故謂之介天也非人也天之生是使獨也獨彼足若人
之貌有與也凡人形貌無不兩以是知其天也非人也天
其祿仕故取澤維十步一啄百步一飲水食不斲齋平樂
刑於人何與於人何與澤維十步一啄百步一飲甚難不斲齋平樂
中神雖王不善也樊中雖有食然投人以殺割之權神非
如高舉遠引處於利害不搏之地喻在師受祿被
刑非養生之道也通段發為惡無近刑之義

可疑也止在乎
出之速失之出
亦因哭者而此
筆乘前言生之
當養此言死生
如豈敢相反
哉知死生之一
者乃為善養生
不能及其養生
之道如被刑也
焦從吾曰曰神
行曰神王養生
者養其生之神
也隨無涯者死
懸解者不死緣
者不生沈注有
係為無係焉

老聃死秦失弔之三號而出不哀又弟子曰非夫子之友
邪疑其曰然是然則弔焉若此可乎疑非弔曰然只當始
也吾以為其人也而今非也其人猶言方個中人今知其向
吾入而弔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女
彼其所以會之彼指老子會會合必有不斷言而言悲
不斲哭而哭者以平日用情過深其死是道天倍情忘
其所受是道天之理而倍益以人之情也古者謂之道天之
刑情之所鍾自為桎梏而已○已上詆老聃俱在平日上
人之哭尤為奇也及怪夫人之哭因怪死者適來夫子時
有以致其哭吾不知其從何落想大奇大奇

養生主

三

鮮有死生焉。無死生焉。人命係于天。言薪指則而可。窮也。指窮於薪。薪一以見生之。當養一以見懸。薪不斂。即註。薪猶前薪也。則。註薪人之論。以。譬神舍於形而。屢移也。古之。人所以載管。既。而視形骸為逆。故者以此况。皆。狗形而喪其尊。形者乎。夫註。以。薪繼薪則火不。

也。適去。夫子順也。來。生。去。死。也。適。偶。值。也。偶。安。時。而。處。順。良樂不能入也。人。苟。安。於。自。然。而。死。則。不。以。為。良。樂。處。於。自。然。而。死。則。不。以。為。良。樂。帝之縣解。懸。同。人。之。生。如。物。懸。空。中。死。則。解。其。懸。而。下。矣。此。皆。天。之。所。為。非。人。得。與。哀。樂。何。益。已。上。論。入。中。者。不。當。指。窮。於。為。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指。指。實。也。作。活。哭。之。義。薪。喻。形。火。喻。神。薪。所。以。傳。火。為。薪。者。既。窮。火。亦。隨。字。呼。應。薪。之。窮。可。以。指。實。若。火。既。盡。之。後。則。有。不。知。其。能。他。盡。但。薪。之。窮。可。以。指。實。若。火。既。盡。之。後。則。有。不。知。其。能。他。傳。者。喻。形。有。死。而。神。無。死。本。不。當。哭。也。一。句。自。明。三號而出之非薄。通。段。發。為。善。無。近。者。之。義。養生主者言養其所藉以生之主。人即齊物論篇所謂真君是也。此篇亦從前篇生來大意謂人之生有盡而具知無窮若不得其養之道則終身役後相刃相奪遂

能滅知生養生。則生不滅。則火所以傳不絕。則生所以久。所以無時而盡也。得按此說本於郭。魚從吾曰。此篇首言知無涯而終之以不知其。及惟知而不知。故曰死而無死矣。老子曰。死而不亡者壽。又曰。不自生。故能長生。有不生之生。而又有不亡之。死。則生可。死亦。

致其形化。其心與之然矣。故為著養生主之說為善無。近各三句是一篇之綱。善指德義言。惡指勢利言。俱就。應物上講。為善為惡。不為已甚。悉循乎當然之則。順而。處之行。所無事。所謂緣督以為經也。庖丁解牛以無厚。入有間。批郤導窾。技之神而不勞。雖有族之難為。微動。刀而已解。此亦緣督為經之術。無他。謬巧也。養生之道。豈有殊歟。然或有不得其道。如右師之側身。籠祿。彫。則危。似為惡。而近刑者。乃雉之飲啄。維繫而樊籠。不願。則何也。故知善形之不如善神矣。如老聃之生。用其情。

莊子內 養生主

可而何乃言長
短壽夭也莊生
言老聃死于水
雉神王之後以
終養生之旨豈
無意歟

死致其哀似為善而近名者乃帝之懸解有時而薪火
無盡則何也故知任人不如任天矣惟利害不撓以生
而全其主哀樂不入以主而待其生則吾生有涯而實
無涯也斯為善養已文之晰理精確體物肖似有呼有
應極方極圓此莊集中所謂布帛菽粟之文不可一日
離者也

熊弱侯曰按佛典有解此章者曰火之傳于薪猶神之傳于形火之傳異薪猶神之傳異形則薪非薪則
知指薪之術妙而形非髮形則悟悟教之感深惑者見形拘於一生伊謂神情共喪猶火之傳於一木便謂薪
期都區字
養生是言養生一大主腦開手直起生字及旋養字善惡而感或出級督存經句暗與主字十四句飛花驟雨千點只足
一點隨用施丁一段接住見養生者風不隨無涯以自外亦不至畏物而商辭惟養此一片清明之氣隨机鼓動神遊于天理則自
不傷於物明照養生字折到右師之介將不養生的樣子作觀水段帶出一極養生之老聃指出一無關養生間事並池最傷
生而過失正見得養到老聃模樣還須仔細非貶薄老聃也通篇只首段文法略屬易明餘則月華霞錦尤堪味商於人其
文而忘其命意之妙

莊子內卷之一終

